



在花垣县十八洞村，仿佛看到千千万万个村庄的过去与现在、变化与生长。

——【题记】

暖村·生长

(报告文学)



10月29日，花垣县十八洞村秋意尽显，色彩斑斓的树叶沐浴在晨曦之中，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。

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

周月桂

【引】

湘西莲台山，终年云遮雾罩，山高林密，很多地方人迹罕至。

夜郎十八洞就隐藏在莲台山庞大的山体中，这是一个大型岩溶洞穴，洞内有十八叉洞，洞洞相连，有巨大的洞室、奔涌的暗河和形状各异的石笋、石幔、石坝……

莲台山多云雾天，冬长夏短，迟亮早黑。建在高山褶皱里的花垣县十八洞村梨子寨，隐身于云雾之中，如同汪洋中的小岛。

山高雾冷，这里的秋天比别处要来得早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寨子里只剩下老人，带着幼小的孙辈留守村庄。缺少了青壮的村寨不再生长，年深月久的木屋呈现凋敝的黑色。

5年前的秋天，“精准扶贫”理念首次在这里提出，开启了全国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的高质量减贫进程，许许多多的“十八洞村”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
古老的苗寨赶上了急速行驶的时代列车，十八洞村用3年时间，把积年的贫困甩在了身后。带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，人们修通了村道，扫净了蛛网，种下了猕猴桃，养起了蜜蜂，开起了农家乐。新苗歌唱了起来，新的生活方式、新的渴望、新的人在蓬勃生长，热气腾腾的新生活开始了。

2018年，又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来到十八洞村。秋天的雨水寒冷干净，打湿了石板路，家家户户屋内生着一团柴火。从夜雨中踏进梨子寨杨东仕老人的家，柴火的热气只往人面上扑来，迅速烤干了身上的湿气，红薯摆在火塘里，腊肉在燃烧的松枝上方“滋滋”冒油。

杨家的木头房子干燥吸湿，新换的被子雪白温暖，接下来的几天，让梨子寨这个温暖的民房为中心，我们拜访了十八洞村里的老人、青壮年人和孩子，在每一家的火塘边，把一身烤得暖暖融融，就着火，聊聊他们被改写的命运和正在展开的新生活。



龙冬姐的甘酸

一大早，我们借住的杨家主妇龙冬姐便起床了。她细细地梳头，编好辫子，插上簪子，最后缠上又高又大的青布头帕。

她穿戴整齐了，是一个清清爽爽体体面面的72岁苗族大婶，半旧的青色圆领大襟短衣和宽脚裤，盘肩、袖口、裤脚有少许绣花，浑身上下没有首饰。穿戴完毕便开始洗漱洒扫，将住宿客人的被子洗得雪白雪白。寨子里到处在施工，屋前的石板路有工人路过便会留下泥印，龙冬姐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冲洗。

一切清洗妥当，龙冬姐便安坐在自家酒铺前，等着游客上门。一切都干干净净的，让她心里特别愉悦。

梨子寨干净舒适的生活，是这几年才有的。丈夫杨东仕是梨子寨第一个“读书出去”的人，在排碧学校任教多年，一家人因此住到了镇上。2004年杨东仕退休，人人尊称“杨老师”，杨家是当地的体面人家。

杨东仕说起从前梨子寨的苦：“粮食倒不愁吃，我们这有梯田，但就是只有吃的，没有钱，不敢害病，不敢求享受。”村民主要的经济收入，除外出打工外，就是卖木材。

杨家是“好人家”，却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木房子是1983年修建的，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。出门便是泥泞，厕所是旱厕，爱干净的龙冬姐每次回梨子寨都会觉得不便。

直到这几年，村子的道路硬化了，厕所改好了，电网改好了，山泉水引进来了……寨子里的生活环境比镇上还好。杨东仕把木房子重新用桐油漆过，卧房改成了4间民宿，又把正厅让给侄子杨超文开农家乐，另外建了个酒铺。每日人来人往，欢笑盈庭，老房子似乎新生了。侄子的“幸福人家”农家乐生意红火，杨超文三年换了三台车，从小三轮车换成大三轮车最后变成了红色的本田小汽车。

龙冬姐汉语说得不是很流利，但这不妨碍她守着一个酒铺，经营一家民宿，赚取一份不菲的收入。这个安静的家庭主妇心里，获得了极大的价值感。

大酒缸里装的是家酿的猕猴桃酒、桃花酒、糯米酒、苞谷烧……她取了猕猴桃酒邀我们共饮，酒精度低，甜度高，这微醺的感觉，对一个勤劳本分的主妇来说，是陌生而甜美的。生活在向十八洞村的老人展示更多甜美。

杨姐的苗歌

10月14日，梨子寨的第一缕炊烟从“杨姐饭庄”的屋顶上升起。这天，杨姐家要竖新屋，在老房子旁建一座吊脚楼。

按当地民俗，结亲要晴、立屋要淋，这天寒雨如雾，正是主家建房的吉日良辰。前来帮忙的邻居陆续聚齐在杨姐家的大火塘旁，等待主家丰盛的早餐。

厨房内烟火缭绕，杨姐在一口硕大的铁锅前双手持铲，把一锅腊肉炒得虎虎生风。

杨姐是寨子里最有人缘的主妇，是远近有名的苗歌好手。她其实不姓杨，她姓龙，叫龙拔二，丈夫姓杨，叫杨秀富，家里开了一个农家乐餐厅，叫“杨姐饭庄”（后改为“爱在拉萨”），大家便称呼她杨姐了。她是饭庄掌锅的大师傅，也无疑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。

杨姐62岁了，细眉毛，长眼睛，脸部线条流畅，仍旧辨认得出昔日清秀苗女的轮廓。苗女大多能歌善舞，杨姐从小跟着母亲和姐姐唱苗歌。最爱的是放牛的时候在山上起高腔，歌声穿云破雾，是艰辛童年里最轻盈的时刻。

成年后，生活越过越沉重，苗歌渐渐就不大唱了。40多岁的时候，丈夫生病，四个孩子和稻田要照顾，她常常一个人下到山脚犁田、耕地、打谷子……这样的日子里，杨姐的歌声沉寂了。

孩子们慢慢长大，纷纷外出上学或打工，杨姐守着老房子，等来了精准扶贫的工作队。多年来几乎停止建设的寨子，开始每天都有新变化，游客一天比一天多，杨姐的心活动了。她把在外打工的女儿女婿叫回家，在自己屋里开起了农家乐饭庄，堂屋摆了四张桌子，两边火坑上各摆两桌，杨姐的好厨艺让饭庄每日都宾客盈门。一家人团团圆圆，热热闹闹。最小的儿子杨永华，从华东师大本科毕业后，远赴西藏支教，那是一家人也是全寨人的骄傲。

有一天，晒着秋日的阳光，择着菜，她觉得胸中有什么盈盈欲出，那些好久不见的苗歌就在这时候流泻出来。

从那以后，杨姐的苗歌就常常在梨子寨响起，村里不少年轻人来跟她学苗歌。闲的时候，杨姐还会编新苗歌，路修好了，编一个；农家乐开张了，编一个，歌词大多是“我们冷暖有人知”“太阳出来心里暖”“欢迎来到十八洞”……即使你听不懂苗语，也听得出温暖明亮的调子。

梨子寨还新修了一架“八人秋”，“竖秋千，八人坐，谁转上面就唱歌”，秋日金色的山野，高大的秋千架上，青年男女款款对歌，衣袂飘飘。

等杨姐得空的时候，我央她唱支老苗歌。“老苗歌都是谈情说爱的，你们不要笑。”杨姐看向丈夫。

杨秀富始终安静地陪坐在一旁，在柴火边半闭着眼，像在想睡，又像在静听。

杨姐的苗歌响了起来，歌声随烟火升腾，是飘渺过去的回音，也是幸福的当下生长出来的欢歌。

老支书的村道

老人是村庄的底色，他们更熟悉土地，更

加勤劳本分。

清早的时候，杨五玉在家门前的晒谷坪上猛力刷牙，满口白沫翻飞，“噢”的一声喷出大口水珠，气势不凡。

这个退伍老兵、老村支书，1949年出生，常年保持着早起的习惯，身材清瘦健朗，衣服整整齐齐，家里3亩地，也由他亲自操劳。又在扶贫队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卖部，卖点日用品，价格公道。

有一天我们去找他买牙刷牙膏，他正坐在火边瞌睡。下雨天，木屋里很昏暗，他也不开灯。见我们来了，才摸索着扯亮了电灯。待我们告辞出来，他便立刻关了灯。

勤俭节约，吃苦耐劳，是这位老人多年的习惯。

十八洞村原来的进村道路，便是杨五玉带着全村人一锄头一锄头“挖”出来的。

建在半坡上的苗族山寨，因大山阻隔而贫穷闭塞，到上世纪90年代，十八洞村还没有一条可以通车的公路，村口距最近的国道有5公里。当地的顺口溜说：“梨子寨穷，梨子寨苦，肩挑背驮磨破皮，养头肥猪卖不出。”

杨五玉是当时的村支书，他把5公里长的线路，细分到每家每户，把难度最大的路段留给了自己。那是1998年的夏天，炎炎烈日下，家家户户、老老小小都到了路上。

那时候没有挖机铲车，修路只能靠大家用锄头挖。3年时间，农忙时大家干农活，农闲时各自从家里吃饭后去义务修路，不论严寒酷暑，终于从半山腰上辟出了一条通车的村道。

村道通车那天，苗鼓欢天喜地，拖拉机“突突”开进寨子，杨五玉像卸下了千斤重担，无比畅快。

54岁那年，杨五玉从村支书的位置上退下来，这条村道，是他留下的最为骄傲的“政绩”。遗憾的是，这条两米多宽的村道，并没有改变全村人穷苦的命运。

直到2014年，随着各类建设的兴起，狭窄的村道已经不合时宜了。扶贫工作队决定重修通村公路，村民们让地的让地、投工的投工，在工程机械的大刀阔斧下，一条8米宽的柏油路修好了，还全程安装了防护栏。

大道好行车，这两年，村里好多人家都买了汽车，杨五玉的二儿子也买了台面包车，既运货也载人，很方便。

“还是机器厉害，比我们当年那路强多了。”杨五玉在路上溜达的时候，又失落又骄傲——那路的底子是全村人挖的，大家都不会忘记。

杨再康的珍宝

孩子是生命的延续与希望，每一个小生命的到来，都温暖了一家人，点亮了一片天空。

星期一的早上，三岁半的莎莎被杨再康用皮卡车送去花垣县城上幼儿园，但她又哭又闹，硬是跟着皮卡车又回了梨子寨。

回到家，奶奶正在洗锅做饭，用一块绣花的黑色长巾把一岁多的小孙子绑在背上，孩子看到姐姐回来很开心。

“佬佬，下来玩。”莎莎跟他招手，湘西土话里，把弟弟称作“佬佬”。莎莎央求奶奶把“佬佬”放下来，和“佬佬”一人抱着一只小土狗，从屋前走到屋后。

杨再康忙碌之际，看到此情此景，即刻有了淌下热泪的冲动。

杨再康家在“杨姐饭庄”的后面，地势

高，屋旁有一棵大梨树，据称是迁入此处的祖先所植，也是梨子寨名字的由来，颇有占据梨子寨中心位置的气势。

杨再康也是这个村里的中坚，个子不高但身板扎实，五官端正，苗歌唱得好，是个踏实的苗汉子，只是生在梨子寨，穷得读不起书，父亲去世得早，他只能外出务工。2016年，跟很多青壮年一样，看到村里发生的变化，再康决定留在梨子寨创业。此时他已经42岁，漂泊半生，尚未成家，家中只有老母亲，守着空房子。

老房子一经收拾，便焕然一新，“再康农家乐”开张了。再康为人勤劳本分，农家乐生意很不错，比在外面打工收入还要高。经人介绍，他认识了现在的妻子，从此有了一个正正经经、稳稳当当的家。

妻子嫁到梨子寨时，带来了莎莎，再康视其如珠如宝，疼爱有加。隔了一年，妻子给再康添了一个儿子。

有了孩子，生活更添了动力。再康起早贪黑，农家乐经营得红红火火。莲台山里油茶树多，他又琢磨着新建一个茶油榨油坊，让游客们体验苗家原生态的榨油方式。

如今，莎莎已经三岁多，儿子走路也很稳了，两个孩子亲亲热热，将一个家每天都闹得热气腾腾。

妻子娘家在县城，就回到县城去上班，顺便带莎莎在县城上幼儿园。可莎莎周末一回梨子寨便不愿走了，她就喜欢天天赖在爸爸身边。

星期二的早上，再康再次送莎莎去上幼儿园。然而这一次又没送成，莎莎有的是办法对付爸爸。

龙建梅的邀请

很长一段时间，婚姻于十八洞的光棍而言，几乎只要是个女的愿意嫁进来就行，至于长相性格脾气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，生个一男半女，这桩婚姻便算是大功告成了。

杨远章和龙建梅不这么想。两人自由恋爱成功，一起生活三年多了，在村里是惹人注目的一对，穿着相对比较讲究，感情非常好，每天都成双成对地出入。两人年纪都在40岁上下了，却一直没办结婚酒，也没有生小孩。

他们觉得结婚这个形式并不重要，孩子也从来不是生活唯一的目的，两个人各有各的爱好。杨远章是一个奇石爱好者，龙建梅则是一个音乐爱好者。房子前坪，杨远章用石头布置了一个有水有山的大盆景，颇为别致。他们家没办农家乐，把房子租了出去，也卖点零食土特产，还入股了村里的猕猴桃种植基地，每年都有固定的分红收入。

龙建梅在寨子里的存在感比杨远章更强，她身材丰满，声音甜美，穿一双跟很高的松糕鞋，化浓妆，假睫毛接得又密又长，总之这个人是喜欢浓墨重彩的。因为她说话富有表现力，很多记者采访都会找到她，她因此上了很多次电视。

十八洞村有意发展民俗旅游，让村里的年轻人都学打苗鼓唱苗歌，龙建梅是这些人中的活跃分子。她原本是镇上的音乐教师，现在就在梨子寨教大家唱歌，虽然做这些并没有收入，她仍旧很乐意。

她的另一个身份是十八洞村猕猴桃的形象代言人，身穿苗服出现在海报上，也是她特别骄傲的事情。猕猴桃树长在距村30公里的道二乡，是大山中难得的一块平地，这块

“借鸡生蛋”的飞地，当初不被村民看好，现在却真的有了收成。

苗寨人淳朴好客，而龙建梅是最为热情的一个。很多次，她邀请路过的学生去家里喝茶、吃饭，并不收钱，她就是喜欢交朋友，跟他们分享自己被电视台采访的视频和照片。

“锦鸡飞过彩云崖，歌住羽翎落山寨，远方的朋友，远方的客，请到我们苗寨来……”这首改编的歌曲，龙建梅唱得情真意切。她住到十八洞村，是因为这里有爱人，有摄像机，有她唱歌的舞台。她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十八洞村，人多起来，才有更多的机会。

龙先兰的月亮

这个秋天，莲台山的五倍子花和野菊花开得特别多，都是极好的蜜源。十八洞村竹子寨的龙先兰得空时去查看蜂箱，晶莹的黄褐色蜂蜜已经不少了，但他不急着想，根据前辈的经验，立冬后再收蜂蜜，味道更佳且更宜保存。

这几天龙先兰在给自家的老房子盖楼板，来了一帮邻居帮忙，晚上家里开了两桌饭，摆了酒。妻子吴满金和一群媳妇围着柴火闲谈，不时看一眼在吃饭的龙先兰，提醒他少喝酒。

火光映照下，吴满金脸如满月，她是照亮龙先兰的那轮月亮。

孤儿龙先兰因为心无所依，一度过着极为“荒唐”的生活，东家西家地蹭饭，喝醉了睡在路边。

成年后，龙先兰便出去打工，直到十八洞村第一任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把他找回来，跟他谈心，支持他到农校培训，认他做弟弟，过年时带他回家里一起过年，还给了他压岁钱。

龙秀林让龙先兰感受到了巨大的温暖与支持，骨子里，先兰是个感恩又聪明的孩子，一经引导，便自己想到了养蜂这条路，认真地干了起来。

满金看他上什么什么呢，她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她第一次见龙先兰时，龙先兰还没有脱贫，也许是因为他长得高大帅气，也许是因为同情他的身世，也许是看到他的聪明勤奋，又或者并没有什么具体原因，只是两个正当好年华的青年男女自然而然的化学反应。

满金进了龙先兰的家，将他的生活照亮。有她在，先兰不酗酒了，还在龙秀林的引导下成立了养蜂合作社，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。

村里有十来户农户跟着龙先兰一起养蜂，26岁的龙金彪就是其中一个。今年开春，龙金彪主动向龙先兰拜师学艺，成功养了28箱蜜蜂，每箱蜜蜂可取4至5公斤蜂蜜，原生态的十八洞蜂蜜每公斤卖300元，可以赚到4万元左右。龙金彪觉得这个师傅真拜对了。

满金长相喜庆又大方热情，在村民中也很有人缘，被大家选为村妇女主任。现在，两人已经有200多个蜂箱，还在县城买了新房。

秋天的十八洞村，到处开满娇媚的野棉花，先兰和满金一起去山上检查蜂箱，相依相偎，有说有笑，最好的日子不过如此。

施六金的焦虑

对幸福生活的渴望，是人类前进的动力，也给人带来了焦虑。

44岁的施六金无疑是梨子寨的“名人”“网红”。今年中秋节，他的婚礼可是来了数十家媒体记者。

施六金家很好找，进寨子第二家就是，家里还贴着大红的喜字，装饰着各色彩带。不过，自从婚姻大事被各界高度关注以后，他似乎对各路到访者有些不耐烦了。

施六金身材壮实，满面红光，嗓门粗大。这天他穿了套新西装，新理了发，晚餐的饭桌上有鸡、有鱼、有腊肉，他喝了点酒，就着烧旺的柴火，谈兴大发。他说自己吃过很多苦。因父亲患病，家庭负担沉重，初中没毕业就弃学打工，那时他是一个懂事的淳朴少年。

在外20多年，他去过广东、广西、越南等地，长了见识，长了心眼，只是一直没找到老婆。

2014年，施六金回到花垣县，在一个矿山打工，一边留心看村里有没有什么好机会。此时的十八洞村正是需要青壮年建设的时候，扶贫工作队到处寻找在外打工的十八洞村青壮年，邀请大家回村就业创业。

施六金反反复复在心里盘算过，在外面打工看起来赚得多，回来却有回来的好，照顾老母亲，娶妻生子，都是大事要事。

虽然初中没毕业，他却是个能干人，回到寨子也算干得风生水起，成了村民组长，当了旅游解说员，开农家乐，酿苞谷烧，种猕猴桃，后来又开始在家附近的十八洞村山泉水厂上班。今年更是娶了漂亮媳妇，日子好上加好，锦上添花。

▶(下转16版)